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七二回 賦皇華小星隨使節 開綺席大尉遇佳人

且說章秋谷同著辛修甫等走到南誠信第二層樓上，驀然見一個三四十多歲的麗人從斜刺裡慢慢的走過來。秋谷遠遠的看著，只說就是那位臥雲閣的東家，緊著搶過幾步，想要和他說話。那裡知道走到面前，兩下的眼風剛剛碰了一個針鋒相對。那麗人見了秋谷，秋波一定，好象要和他說話的一般。秋谷見了不覺呆了一呆，原來不是那位臥雲閣的東家，別是一個袅袅婷婷的少婦。只見他身上穿著一件湖色熟羅夾襖，下著玄色縐紗袴褲，內家結束，雅淡梳妝。盈盈寶靨，經酣春曉之花；淺淺蛾眉，黛畫初三之月。纖腰約素，蓮步凌波，大大方方的走過來；沒有一些兒小家子的氣派，覺得另有一種雍容華貴的丰神，竟像個大家眷屬一般。卻是皺著個眉頭，垂著個眼睛，無精打采的好象有心事的樣兒。秋谷和他擦肩走過，細細的打量一回，心中暗想這個人怎麼這般面熟，看他這個樣兒，一定心上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。紅顏薄命，從古以來都是如此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早見那麗人忽然回轉身來，搶行幾步，把章秋谷等幾個人著著實實的看了幾眼，忽然對著辛修甫說道：「阿呀，辛老爺嘛！多時勿見，實頭勿認得哉！」辛修甫也猛然想起道：「你是北京的賽金花！聽說你吃了官事，回到蘇州去了，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？」賽金花聽了，歎一口氣道：「倪格事體，一時說勿盡幾化，故歇就來浪格搭小房間裡向坐歇，等倪慢慢裡搭耐說。」辛修甫聽了點一點頭，便同著賽金花走到左首一間房內，大家坐下。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也想起這個北京城中香名鼎鼎的賽金花來，便笑著對他說道：「你認得我不認得？」

賽金花看了秋谷一眼道：「面熟是面熟煞，想倒想勿出嘛。」秋谷笑道：「四年之前，你在天津東天保的時候，我在你那裡碰過一場和。今年六月裡頭，你還沒有鬧那銀翠的事兒以前，我同著一個姓姚的到你那裡去過一次。只怕你貴人多忘事，記不得我這樣一個人的了。」賽金花聽了，又抬起眼睛來看了秋谷一眼，忽然面上一紅道：「劃一耐是章二少嘛！六月裡向耐來仔一逮，一逕勿來，倪末倒一逕心浪牽記煞。」章秋谷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不敢當。」

王小屏在旁看了，「格」的一笑。賽金花乖覺。連忙說道：「耐也是一逕照應倪格老客人，生來該應牽記格嘛，哈格客氣得來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又回過頭來向辛修甫道：「說起倪格事件來，格末真正叫作孽。」賽金花說到這裡，章秋谷又口說道：「我自從七月出京以後，在天津聽得你遇了官事，後來又聽得說你回蘇州去了，這個裡頭究竟怎樣的一回事情？你何不講給我們大家聽聽。」賽金花聽了，便把自己的事情略說了一遍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賽金花究竟是什麼人？原來這個賽金花，就是那以前的狀元夫人傅鈺蓮、中間的江南名妓曹夢蘭、後來的議和與大臣賽二爺。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頭，狠有些兒系屬的。那傅鈺蓮在歷史，有一部《孽海花》的小說裡頭，已數敘得明明白白，把那位狀元公改了個名字叫金雯青，把傅鈺蓮改了個名字叫傅彩雲。後來這位狀元公死了，這傅鈺蓮正是水蔥兒的一般，水也掐得出的人，那裡守得住？

那位狀元公的太太也知道他萬不是個守節的人，便給了他幾千銀子，好好的打發他出去。傅鈺蓮自從出來之後，便改了個名字叫曹夢蘭，到上海去重做生意。枇杷花下，倒也車馬如雲，並不寂寞。這個傅鈺蓮本來是個色藝雙絕的名妓，做起生意來自然分順手。一班客人知道他是那位殿撰公的姨太太，大家都還趕著他叫狀元夫人，這狀元夫人曹夢蘭的聲名便大燥起來。過了幾年，曹夢蘭的年紀漸漸的大起來，生意卻漸漸的退起來。曹夢蘭心中著急，聽得人說天津地方的生意狠是好做，便又改了個名字叫賽金花，到天津去做了幾年。果然香名大噪，著實多了幾個錢。便買了幾個討人，到京城裡頭開了一家堂子，賽金花便做起本家來。

那一年聯軍進京，德國的華德生是個聯軍總統，賽金花聽了這個華德生的名字，猛然想起以前的事情來。原來傅鈺蓮跟著那位殿撰公出使德國的時候，華德生還是個陸軍大尉，在跳舞會裡頭見了傅鈺蓮，覺得眼睛裡頭從沒有見過這樣的麗人，心上分羨慕。傅鈺蓮看著華德生也覺得有些心動。你愛我的英姿颯爽，我愛你的倩影娉婷，四目偷窺，兩心互印，早已種下了一個相思種子。在兩個人的心裡頭。華德生看了一回，想要和鈺蓮講話，無奈歐洲各國的禮法，男子見了女子，若沒有相識的人介紹是不能冒昧自薦的。華德生徘徊了一會，恰恰遇著一個外務部的朋友和傅鈺蓮素來相識，華德生大喜，便托他做了介紹，和傅鈺蓮執手相見。傅鈺蓮的德語本來是狠好的，兩下殷殷勤勤的談了一回，脈脈深情，盈盈遙愴，眼波互證，心事交期。兩個人雖然不說什麼，心上恰都存著一個偷香竊玉的心期，送雨推雲的襟緒。

從此以後，華德生便常常的和傅鈺蓮來往，傅鈺蓮也往華德生寓裡頭去了好幾次。

至於他們兩個人究竟有無暖昧的事情，在下做書的卻沒有調查確實，又沒有自家眼見，不敢一定說是怎麼樣，只好付之缺如，作個疑案的了。

只說傅鈺蓮自從回了中國之後，和華德生兩個人一個在亞洲之東，一個在亞洲之北，波濤萬里，蕭艾三秋，牀空翡翠之衾，枕冷鴛鴦之夢，繡幃鎖夜，寶鴨無溫，未免覺得分惆悵。起先的時候，兩下還常有書信往來，直到那位殿撰公天上修文，傅鈺蓮風塵再墜，兩止下方才絕了音信。如今聽得聯軍的總統是華德生，不覺得舊夢重溫，餘情復續。卻還怕這個華德生不是自己意中人，便寫了一封德文信去給這位聯軍總統，問他是不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，在德國京城曾任陸軍大尉的華德生，下面注了個傅鈺蓮的德文名字，想個法兒叫人送去。

這一封信去不多時，早見四個德國馬兵牽著一匹空馬，拿著一封華德生的回信來，給賽金花看了。那信上無非歷敘如何如何的想念，怎樣怎樣的相思，如今得了他的消息，又怎樣怎樣的喜慰，請他立刻就到行營相見。賽金花看了來信，知道這個聯軍總統果然就是自己的意中人華德生，心上自然歡喜更喜他事融多年，地位又彼此大相懸絕。從前在德國相見的時候，一個是堂堂的公使夫人，一個是小小的陸軍武弁，兩下比較起來，還覺得傅鈺蓮的地位勝些。如今隔了多年，華德生已經升了陸軍大將，此番奉命專征，又是各國公舉的聯軍總統，威權赫奕，勢位非常。更兼掌著全軍的生殺大權，一個北京城都在他掌握之內，就是我們中國的大皇帝，到了這個兵敗勢危的時候也要讓三分。這個賽金花卻是麗質埋塵，紅顏薄命。飄茵墮茵，轉徙流離，淒涼金谷之花，寂寞章台之柳，年華老大，憔悴堪憐。和華德生比較起來，一個當年的公使夫人，如今卻做了風塵娼女；一個是當日的陸軍大尉，如今卻升了闔外元戎；真個是貴賤懸殊，雲泥分隔。賽金花雖然寫了這一封信，心上卻也慮著他未見得還記得我這樣的一個人。那裡知道華德生回了一封信來，信裡頭說了許多情話，說得個纏綿宛轉，眷念非常。並且還派了四名馬兵牽著一匹空馬，要請賽金花立刻就去。

賽金花自然喜出望外，便連忙重施脂粉，再挽雲髻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打扮得嬌嬌滴滴的，千般旖旎，萬種風流，雖然年紀大些，卻著實還看得去。賽金花本來原會騎馬，便上了馬按轡徐行，一直進了內城。從午門進去，只見龍樓如故，鳳閣依然，日射昭陽，花飛御苑，依舊還是舊日的規模，只見一個內官宮女，眼睛裡頭看見的，都是些異言異服的洋兵。賽金花看了，不覺也動了些愛國的熱心，心上分感慨。

一面看著，不覺已經到了正大光明殿側首的南書房。華德生滿面笑容的搶步相迎，兩個人緊緊的拉著手握了一握，相攜坐下。賽金花看那華康生時，只見比以前雄壯了好些，氣概堂堂，威風凜凜，深目隆準，火色鳶肩，胸前佩帶著許多的寶星，閃閃爍爍的光華飛舞，耀得人眼睛都睜不開來。賽金花便對著他嫣然笑道：「恭喜你立功萬里，總統諸軍。地球上的人，那一個不知道你是個絕世的英雄，過人的豪傑！我們自從那一次在德國公園別後，只道今生今世再見不著你的了。不想天緣湊合，居然彼此相逢，真是再也想不到的。」說著，不覺眼圈兒一紅，低下頭去。華德生見賽金花和自己隔絕多年，依然的華采照人，丰姿替月，眉彎淺黛，頰暈深紅，覺得他走到面前，好似一盞絕大的電燈一般耀得眼光霍霍的，一時捉摸不定。正是：

蕭郎久別，鶯花南國之思；倩女離魂，煙雨西方之夢。
不知華德生說些什麼，請看下回去便知分曉。